

口述史達人訪談

侯坤宏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15年2月9日下午15:00~17:00

地點：國史館臺北辦公室3樓會議室

訪談：歐素瑛、林正慧

記錄：丘慧君

侯坤宏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曾任國史館助修、科長、薦任協修、簡任協修、纂修、修纂處處長。專長領域為民國時期財政經濟史、戰後臺灣佛教史、口述史，長期從事戰後臺灣佛教人物、政治受難者口述訪談。



一、接觸口述歷史

(一) 見習姚恆修先生訪談

我於1986年進入國史館工作，最初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接觸到口述歷史，當時的館長是瞿韶華先生（任期1990–1995年），他非常重視口述歷史工作，視蒐錄口述史料為職責，並於1991年秋天開始試辦訪談工作，1992年正式成立一個任務編組——口述歷史組，並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鳳翰¹擔任顧問，每星期帶領幾位同仁進行口述訪談工作，日後接任的館長延續此一使命，開啟了國史館口述歷史的黃金時期，我恭逢其盛地參與其中，進而接觸到口述歷史的相關工作。

進入國史館之前，我並沒有受過什麼口述歷史的專業訓練。1991年在瞿館長的工作指派下，時任徵集科科長的我與同仁何思謎助修兩人，跟著劉鳳翰老師進行姚恆修先生²的訪談工

1 劉鳳翰（1928~2007），河北省新鎮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9年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先生推動下，與近史所沈雲龍、王聿均、謝文孫等人進行口述歷史工作。劉先生主要口述領域在軍事及黨政人物。1984年，加入近史所口述歷史組，與王聿均、張玉法、陸寶千、陳存恭等研究員成為口述歷史組委員，推動訪問及出版等工作。參見 <http://www.greatroc.org/thread-16624-1-1.html>，下載日期：2015.02.13。

2 姚恆修（1916–2007），江蘇人，1940年畢業於上海中法國立工學院機電系，1941年派至重慶動力油料廠為實習員起至1971年任中油公司協理兼總工程師，期間曾赴美接受技術訓練，長期從事石化產業，熟悉臺灣石油工業發展史實。參見劉鳳翰、侯坤宏、何思謎合訪，侯坤宏、何思謎紀錄整理，《姚恆修先生訪談錄》（臺北縣：國史館，1993）。

作，這是國史館第一個口述訪談計畫，當時劉老師還帶領另一組同仁何智霖先生進行汪敬煦先生的訪談工作。為何會去訪問姚恆修先生呢？這個人選是由劉鳳翰老師指定的，因為姚先生在中國石油公司服務了數十年，對早期臺灣石油工業、興建煉油廠及化工機械製造工程等業務，閱歷豐富，值得一訪；而他的太太王萍女士是劉鳳翰老師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所以接洽訪談順利。

在劉老師的帶領下，我與何思暉排定一個星期訪談一次，一次兩個小時，一邊訪問一邊整稿，再分工記錄整稿，約莫進行了半年，訪談約二十次。在「學中做，做中學」的訪談實作過程中，逐漸學習、摸索如何進行發問、掌握步驟；不過，到了訪談的最後階段，劉老師就不再參與訪談工作，放手讓我們去進行。

之後，由於國史館口述歷史組的運作上了軌道，由專職單位負責口訪工作，加上身兼行政工作，後續的整稿工作，因徵集業務繁忙，乃私下委託國史館的職員楊美華（日後改調總統府，現已退休）、劉芳杏兩位同仁先行整稿，然後再由我改稿。

相較之下，當時國史館非常重視口述訪談，設有專職單位、專門人員進行相關工作。而口述歷史組同仁只要負責訪談工作，無須兼任其他業務，真的很幸福。因此較之同時期國內其他史政單位，成果自是有所不同。

其實從事口訪工作的國史館同仁，在進入國史館之前大部分都沒有從事口訪的經驗，都是進入國史館之後，才接觸到口述訪談的相關工作，再從工作中邊做邊學，所幸同仁們大都是歷史系出身，在學校修習史學方法課程時，對口述歷史已有初步的概念，也知道如何蒐集資料，這些基礎都有助於口述訪談工作的進行。例如1991年到國史館沒多久的陳進金先生，也是依此模式去進行劉先雲先生的訪談作業。而林秋敏、歐素瑛、吳淑鳳等同仁們也是在工作任務指派下，參與了國史館的口述訪談。

（二）工作、學業並行

任職國史館期間，我同時也先後完成了政治大學歷史碩、博士課程，在工作及學業雙重壓力下，真的很辛苦。在就讀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士班時，就對臺灣史很有興趣，一度想以臺糖做為碩士論文題目，並找劉翠溶老師擔任指導教授，但被婉拒，於是轉向民國史研究，請王樹槐老師指導，於1987年完成碩士論文〈抗戰時期糧食供求問題之研究〉。1996年完成博士論文〈抗戰時期的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取得博士學位。

在國史館擔任徵集科科长（1992-1995年）期間，主要負責館內採購、徵集檔案史料等業務，如購買《申報》，徵集各部會運臺有關大陸時期的舊檔案、農委會、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環保局等機關檔案史料。當年有許多單位希望把檔案送到國史館收藏，我考量到如果不收下這些檔案史料，以後就無檔案可提供學者研究分析，因而決定盡量徵集典藏，日後證明當時的作法是對的，現在有許多人運用這批檔案，那個時期可說是國史館徵集史料的鼎盛時期。身為科長的我，必須花很多時間與這些機關單位交涉、核查清冊，甚至到原移轉單位的檔案庫去審選檔案。由於徵集業務繁重，加上我又在攻讀博士，實在無法同時應付行政業務、學業論文及訪談整稿等三方面的工作，於是只能選擇放下口訪整稿的工作。

二、臺灣佛教代表人物系列訪談

(一) 動機——尋找人生意義的答案

2000年政黨輪替，張炎憲館長（任期2000–2008年）開放同仁提報年度工作計畫。所以我就想到訪問臺灣佛教人物這個主題，當時我預計訪遍臺灣的重要佛教人物，並找了同事高明芳、賴淑卿等人一起合作，後來卓遵宏先生也表示有興趣參與，所以我們四人開始進行臺灣佛教人物訪談計畫；不過，我、高明芳、賴淑卿等三人開始時是以訪談臺灣佛教女性人物，即比丘尼為主。

我之所以提出臺灣佛教人物訪談計畫，一方面想藉此尋找我對人生意義的答案。在學術方面，我專攻民國時期的財政經濟，但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有一天離開人世之前回想，這項學術成果是我想要的嗎？我可以滿足於這些成果嗎？很顯然地，這個答案並不是我想要的，於是我希望從佛教史方面去尋找，進而解決我對人生意義的困惑。這個想法早在我念博士班時就存在了，所以我並不是毫無準備就轉彎，如同一列高速疾行的火車在轉彎之前，並不是180度的急轉彎，而是適度地放慢速度去調整，我也是如此。臺灣佛教人物訪談計畫適時地解決了我在工作任務、學術研究及人生意義等三方面的問題。

我對於佛教一直存有好感，不完全是因為家中信仰的關係，也是源於大學時期對哲學的興趣。通常對哲學有興趣的人都會修習中國哲學史或西洋哲學史等課程，我在大學期間常到臺大、政大等哲學系旁聽並閱讀許多哲學書籍。但是當時我的哲學基礎還很淺，直到念碩、博士，發表一些論文後，隨著年歲的增長，我開始思索人生意義的問題，用哲學的話語來說，就是「最終關懷」的問題，也許有人會不以為意，但對我而言，若沒有完成這個部分，我這個人生就難算完滿。因此目前我正在構思如何結合過去一、二十年所儲備的知識及研究成果，寫下這一生的所學所思，也希望對我的人生有更進一步的解析。

如同前面所述，我很早就為日後轉向佛教史研究做好準備，起初在發表佛教史方面的文章時，很多人都不看好，甚至告訴我：別人都做了多少年，你再怎麼寫也寫不過誰誰等，我都一笑置之，因為這是我追求的人生目標，也準備了相當的柴火，怎麼會輕易改變呢？雖然江燦騰等佛教史學者已經在這方面做了許多研究，但我認為還有許多的研究空間。等到我從博士班畢業後，逐漸減少對財經方面的研究，甚至後來我把自己收藏的財經資料全部送給林美莉女士，³自此決心轉向佛教史研究。

經過這些年的佛教經綸研究，我體會到人不應太關注於來生的問題及得失，應該認真地過好現在的日子，雖然每天還是如常地吃飯、睡覺，但只要專注某事，清楚所要，不為外言所惑、不畏外力所迫，處理事物的眼光及角度就會有所不同，生活自然就快樂。

(二) 釋昭慧法師的居中推薦

我認為要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就要積極規劃，提出的計畫格局要大，不能太小鼻子、小眼睛。所以當年我提出的臺灣佛教人物訪談計畫是有所企圖的，訪問名單包括所謂的「四

3 林美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領域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抗戰時期社會經濟史。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網站：<http://www.mh.sinica.edu.tw/researchfellows.aspx>，下載日期：2015.02.11。

眾」，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upasaka)、優婆夷(upasika)。⁴ 起初的訪談名單是以比丘尼為主，都是透過釋昭慧法師擬訂，⁵ 再一個個聯絡，才得以推動這項訪談計畫。我和昭慧法師結緣於2001年國史館舉辦的「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6屆中華民國史專題研討會」，當時我發表了〈印順法師對中國佛教的研究與批判〉的文章，請她來擔任評論人。昭慧法師之為學深受印順法師的影響，而印順法師是我認為在二十世紀佛教人物中最有創意的思想家，⁶ 是我相當敬慕的佛教法師，他也是第一位指出佛教在中國、印度傳教時所發生的問題及解決方向。我並沒有訪談印順法師，只是純粹的研究而已。⁷

在訪談臺灣佛教人物的過程中，有兩個議題是法師們不太願意多說的，分別是寺院經費及對人物的臧否。雖然法師們都是專業的宗教師，較少涉及營生問題，但開門七件事，寺廟仍須經費維持，對於寺廟如何興建？土地如何取得？法會活動如何辦理？是否用舉辦法會或賣靈骨塔的方式來維持寺廟運作？是否由財團或那位大護法支持等問題，法師們在訪談中會透露到什麼程度，則視當時的氛圍及陪同訪談的對象而定。再者是臧否人物的部分，法師大多頗為忌諱，通常會說關掉錄音設備，談談即可。在進行這部分訪談時，我都會主動告訴受訪者，不要有所顧忌，請盡量說，內容刊登與否，一定會經過您的同意授權，以爭取對方的信任。譬如在訪談昭慧法師二十多次的過程中，因為我們雙方是藉由學術評論而認識，彼此都有一定的學術認知及多次訪談所建立的信任基礎，所以法師可以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整理初稿時，都會完整地記錄這些內容，只是送請受訪人審閱時，會用色筆將敏感的部分標記出來，提供參考。坦白說，口述歷史含有相當比重的主觀成分，我們應該尊重它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傷害到第三者，這是從事口述訪談者一定要遵守的原則。但有些事即便是盡了力，也可能有所疏忽。

-
- 4 優婆塞(upasaka)及優婆夷(upasika)是梵語，意指受過三皈依、五戒及親近奉事三寶的男、女眾，男眾稱優婆塞，女眾稱優婆夷。參考七葉佛教書舍網站：<http://www.book853.com/show.aspx?id=70&cid=14&page=95>，下載日期：2015.02.11。
 - 5 釋昭慧法師(1957-)，俗名盧瓊昭，生於緬甸仰光，祖籍廣東省梅縣，1975年畢業於臺北市中山女中，考上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1980年受具足戒於臺灣高雄龍泉寺，曾任國、高中國文老師、各佛學院佛學講席。1989年，與性廣法師共同創立佛教弘誓學院，1994年、2002年、2005年間，陸續以《佛教倫理學》、《律學今詮》及《佛教規範倫理學》等著作送審，獲得教育部學審會通過「講師」、「副教授」及「教授」等資格；2009年3月起，接任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暨研究所)主任。2010年2月起，復兼文理學院院長，目前擔任社會科學院院長。昭慧法師深受印順導師影響，為現代臺灣佛教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參見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zhao-hui.html>，下載日期：2015.02.16。
 - 6 釋印順(1906-2005)，浙江海寧人。俗名張鹿芹。1930年10月11日於福泉庵清念老和尚座下剃度，法號印順，內號盛正。1967年中華學術院授以「哲士」榮銜。1973年日本大正大學亦因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一書之創見，授予博士學位，為臺灣比丘界首位博士。曾追隨太虛大師辦學。來臺後歷任善導寺、福嚴精舍、慧日講堂、妙雲蘭若住持及導師，暨福嚴佛學院、華雨精舍、妙雲講堂導師。並多次前往國外弘法。其於印度佛學之釐清與判攝，於中國禪宗史之疏解，見解獨到，迥異流俗。畢生推行人間佛教，「為佛教，為眾生」。參見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http://www.chibs.edu.tw/ch_html/projects/taiwan/formosa/people/1-yin-shun.html，下載日期：2015.02.16。
 - 7 侯坤宏，〈印順法師的著作因緣〉，《玄奘佛學研究》第13期(2010/3)，頁123-191。

(三)《百年佛緣》乙書的由來

臺灣佛教人物訪談計畫所訪談的佛教人物不下五、六十位，至目前為止僅出版了17本訪談錄。差不多是兩年出版一本，昭慧法師及鄭振煌訪談錄也將於近期出版，應該可以湊到20本。在訪談臺灣佛教人物的鼎盛時期，我幾乎是一星期排定多位訪談人物，一天安排一個訪問，所以總有大半時間在捷運、公車來往奔波，甚至累到在捷運上打盹。

最初在推動臺灣佛教人物訪談計畫時，很多的佛教人士並不願意接受訪問，甚至有一種不被人放在眼裡的感覺，直到我們做出成果了，有些人會主動與國史館聯絡，佛光山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其實一開始我曾與對方聯絡，但被婉拒。直到他們看到我們訪問了許多佛教界人士，認為怎可漏掉佛光山，所以主動要求國史館去訪問，不過這個有關星雲大師訪談的問題很複雜。簡言之，雖然2012年國史館出版了《百年佛緣》一書，是星雲大師口述的訪談書籍，但卻是由佛光山書記室記錄整稿。

《百年佛緣》一書的由來，應該要從2009年國史館出版《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說起，因為訪談內容提及星雲法師與佛光山，⁸ 結果書一出版，引來佛光山信徒及佛光山高雄南屏別院的抗議，要求國史館更正澄清，並請出立委向國史館施壓，宣稱若不收回，信徒將會包圍國史館；國史館是個公務單位，不願因此招致立委們的關切，所以與佛光山幾經協商，遂同意將佛光山的聲明以讀者投書的方式刊登於《國史館館訊》第6期，⁹ 並請對方擬具訪談計畫交國史館協助進行星雲法師的訪談作業；但對方的計畫內容並不為國史館接受，遂改由佛光山書記室記錄，國史館則負責出版，即為2012年9月出版之一套四冊的《百年佛緣》。之後在2013年3月，佛光山以《百年佛緣》一書的內容為主，另行增加了許多篇幅，匯整了16冊再度出版。¹⁰

(四)遺珠之憾

訪問過這麼多佛教人物，仍有部分人物未能及時訪談而成為心中遺憾，如李世傑居士、¹¹

8 參見闕正宗、卓遵宏、侯坤宏合訪，闕正宗等記錄，《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9)，頁28-30。

9 佛光山高雄南屏別院，〈對於《「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內容之更正〉，《國史館館訊》，第6期(2011/6)，頁223-228。

10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

11 李世傑居士(1919-)，新竹市人，從小就跟隨母親出入佛寺，潛移默化的薰習，奠定日後研究佛學的因緣。他不滿足自己中學程度學歷，透過各種途徑，譬如參加大學函授方式，自行研讀，學有專長，是一名自學成功的學者。1953年，經朋友推薦進入臺灣大學圖書館服務，在此期間他也接受李子寬居士的邀請，在善導寺附設「太虛佛教圖書館」兼差，主要負責圖書分類編目，並完成「佛教圖書分類法」，於1962年出版發行，他可說是「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1978年退休後，致力於佛學的研究，在印度哲學方面的研究更是獨占鰲頭，有關印度奧義書、六派哲學、原始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思想等印度哲學思想都是在他研究、翻譯論著下，引進臺灣佛教界。他曾應邀在五、六所佛學院兼課，主要以俱舍、唯識、大乘起信論、因明學、華嚴要義、三論玄義等課程為主。在寫作方面：李居士在20歲即開始用日文發表一些基礎佛學的文章，30歲以後，致力於佛學寫作及翻譯。以張曼濤教授發行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為例，他的文章至少就有45篇之多。主要著作有：《印度奧義書哲學概要》、《印度六派哲學綱論》、《印度哲學史講義》、《印度部派佛教哲學史》、《印度大乘佛教哲學史》、《俱舍學綱要》、《中國佛教哲學概論》、《華嚴佛教要義》等書。于凌波編撰：《現代佛教人物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2004年5月，初版)，下冊，頁492-493；釋自衍採訪；黃惠珍整理：〈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http://www.gaya.org.tw/journal/m1/1-people.htm>；<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3-yang-lin-bao-bi.html>，下載日期:2015.03.05。

楊白衣居士¹²的夫人楊林寶璧女士。¹³ 楊白衣居士是一位學者，早年留學日本，研究佛教義理頗為透徹，戰後曾為臺灣許多佛教團體上課，熟悉日本佛教和臺灣佛教兩地的事情，留有許多資料，楊居士去世後，楊夫人同意受訪，但沒想到還來不及訪問，楊夫人就走了；再者有些已訪問過的法師或居士，目前也不在了，真令人感慨，人何時要面對死亡，是很難說的，所幸我們及時做了訪問並加以出版。

訪談工作必須有各方面的配合才能完成，如同今日四人在此訪談，若我們沒有臺灣口述歷史學會要訪談我這件事，你我四人也無法聚在一起。以佛教的話來說，這就是機緣，任何事的完成，都需要各方面條件的配合，少了任何一個，這件事就不會圓滿。

(五) 撰寫近代佛教史三部曲

因為我有心研究戰後臺灣佛教發展，並已擬好研究計畫，希望逐步把訪談工作與學術研究相結合，以便撰寫佛教三部曲。這三部曲分別是1912–1949年的民國佛教史、1949年以後的中共佛教史，以及1945年以後的戰後臺灣佛教史。前面二部曲的資料主要依賴檔案、期刊，而1945年以後的臺灣佛教史，除檔案、期刊、報紙外，訪談資料也很重要，現在只差幾篇就可以完成，寫完這三部曲後，我打算再寫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及香港佛教史等等。

訪問是很花時間的，我的原則是一旦決定要做，不管遭遇什麼困難，都要達到目標。目前我的首要目標是把過去已整理完成的訪談稿一一出版，當然這需要機緣。藉著訪問這些專業宗教師的過程，除了請教他們寺院經濟外，我還會問他們修習什麼法門，如念佛、持咒、拜懺、參禪、誦經，或能從其中找到想要的人生答案。

以前我經常被行政事務所羈絆，無法自由寫稿，如是應邀寫稿，必須想辦法讓自己用別的角度來寫，這樣才不會只成為應酬式的文章；人生很短，時間有限，要盡量讓每篇文章都很有意義。不過，經過這些年的經驗及磨練，本來是點、線、面的收集匯整資料，現在是全面收成運用。目前我對資料匯整、題目構思及文章撰寫方面，都可以得心應手。過去，若因事情太多，我會把時間拉長來做，但還是會朝向目標邁進，文章也就這麼一點一滴的出來。現在我的生活目標，就是為自己的退休做一個完美註腳，退休後，打算到中國大陸各地走訪寺廟及查看資料，因為我早有計劃，不會理會外界的閒言閒語，只想悠遊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人生苦短，

12 楊白衣居士(1924–1986)，臺南人，名顯祥，字白衣，以字行世，筆名有龍慧、慧吉祥、雪峰、楊日長等。自幼信奉佛教，及長赴日本留學，在東京芝浦大學攻讀土木工程。戰後回國，在臺中空軍單位擔任工程師。1949年6月，發生所謂佛教「教難」事件，治安機關大肆拘捕出家人。慈航、道源、律航、星雲等二、三十位出家人都被拘捕。大陸江南名剎焦山定慧寺住持東初法師，當時由楊白衣居士陪著東躲西藏，環島避難。1950年主編由臺中寶覺寺發行的《覺生月刊》，這是戰後臺灣最早創辦的佛教刊物。1953年，二度東渡日本，入日本佛教大學專攻佛學。畢業後回臺轉任教職。1955年，即撰著《俱舍、成實宗史觀》，收入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的《中國佛教史論集》。在當時，與巴壺天、李世傑、李添春等學者齊名。1978年，應聘為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授佛學於淨覺佛教研究所。1986年9月，因病去世，享年63歲，遺留佛學著作12種，佛學翻譯5種。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baike/fj/rw/2008/200803301303724_2.html，下載日期:2015.02.16。

13 楊林寶璧(1933–?)，臺北人，北一女畢，15歲開始信佛，20歲後，曾在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就讀兩年，並在福嚴佛學院選課旁聽。1953年任職公務人員，1961年就讀佛教大學通信教育部，1971年經同學介紹，與楊白衣居士結婚，除主持家務外，為居士抄寫文稿，整理資料，也加深了她對佛學的理解。1986年，居士逝世後，她參加佛光山的編藏處工作，參與編藏，擔任日文資料翻譯工作。1988年完成編輯《佛教大辭典》，1992年，專任佛教大學通信教育部的指導員。參見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3-yang-lin-bao-bi.html>，下載日期:2015.02.16。

應該做對自己有意義的事，把負面批評化成正面力量。至於退休後會不會再繼續訪談臺灣佛教人物，我想這需要機緣，訪談人選須要有代表性，當然也要有人支援整稿、出版等。

三、二二八事件及白恐事件人物訪談

2001年參與二二八事件人物訪談及2013年參與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訪談計畫，完全是基於對戰後臺灣歷史發展的關懷，因為戰後臺灣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都與現在的社會關係密切，若未能釐清事件脈絡，如何能關懷臺灣？

(一) 二二八事件人物訪談

有關二二八事件人物訪談，應該從2001年6月國史館主任秘書劉峯松與部分同仁到南投拜訪文史工作者時，發現南投縣民俗文物學會理事長梁志忠收藏有一卷「民國三十六年四月臺中縣政府治安會議資料」，這份資料列有當年臺中縣市、彰化縣與南投等地涉及二二八事件相關人士的名單，所以張炎憲館長徵得梁先生的同意後，除了複製資料，另外指派二十餘名同仁臨時組成「二二八涉案者訪談小組」，自10月起陸續進行訪問，12月底相繼完成訪談初稿，並由副館長朱重聖統整、潤稿。

其實那時國內對二二八事件人物的訪談已近尾聲，很多單位都已做過不同地區的二二八事件人物訪談，但因為申請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的人數太少，與二二八事件報告中記錄的傷亡人數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基於是否還有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不知道可以申請補償的考量，由張炎憲館長、朱重聖副館長、劉峯松及國史館同仁分組進行。訪談紀錄則以〈大臺中地區二二八事件口述訪錄〉為題發表在《國史館館刊》復刊第30期，¹⁴後來真的有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如陳金灶等人拿著國史館出版的訪談紀錄去向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補償。坦白說，我對二二八事件人物的訪談是點到為止，並沒有太深入去接觸。

(二) 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訪談計畫

2013年5月，我參加了由許雪姬老師執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進行兩年三期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訪談計畫」，參與人員計有陳翠蓮、曾品滄及楊麗祝等人。根據人權博物館所提供的名單，參與人員分成五組進行訪談，每組預計訪談5名受難者女性家屬，許老師請我們各依分配個案，提出訪談題目及大綱，大家互相交流參考。目前已出版兩本訪談紀錄，第三本預計在2015年5月出版。

此一計畫的受訪者並不是事件的受難者，而是受難者的女性家屬，訪問技巧並不因她們是間接關係者而有所不同，受難者有些是受訪者的先生、父親、兄弟或家族長輩，身為受訪者的她們並不十分清楚事件發生原委，有些訪談內容甚至受到後來書籍、輿論的影響，或是家屬自己對事件的解讀，所以主訪者必須熟知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背景、事件發生原委，以及解讀判決書等文件；同時，也必須了解判決書的內容未必正確，所以必須有史料解讀能力，若沒有做

14 參見朱重聖等合訪，〈大臺中地區二二八事件口述訪錄〉，《國史館館刊》復刊30期（2001/6），頁17-57。

足這些功課，來自受訪者的印象解說，或是許多似是而非的內容，對主訪者而言是一個陷阱，甚至有可能誤導。這種情形在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的訪談中較不會發生，但是因為白色恐怖時期的時間較長，個案繁多複雜，進行口訪的時間又較晚，因此在白色恐怖時期相關人物的訪談中常會發生這些情形。相對來看，佛教人物的訪談就比較單純。

四、訪談經驗

(一) 不同人物的訪談

在訪談不同主題或不同人物時，訪談技巧其實是大同小異的。這可從一般守則及收集不同人物的資料來說，所謂一般守則是指不管進行任何人物的訪問，必須了解訪談程序、運作方法，掌握訪談氛圍、事後整稿及授權出版等流程。針對不同人物的資料部分是指對訪談人物背景資料的深入了解，如姚恆修先生是從事石化事業，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個案則是政治案件，訪談臺灣佛教人物就必須對佛教史及理論有所了解。這樣在進行訪談時，才能理解受訪者講述內容及其心境，以我訪問臺灣佛教人物為例，必須先了解戰後臺灣佛教發展的背景，如四大法脈：佛光山、法鼓山、慈濟及中台山，以及中小型佛教團體、人物等。再就受訪的佛教人物背景資料而言，受訪者通常習佛的經歷已有50–70多年，在這段期間做了何事？有什麼事情值得訪談？，主訪者都須事先做足功課及評估。

再者，訪談政治事件相關人物，通常會發生下列情形，一是不同人於不同時期，訪問同一位受難者有關同一事件發生的過程，受難者講述的內容會有所不同；二是受訪者對於自己的受難過程，會受到日後出版的書籍或別人的回憶錄影響，於是可能內容愈講愈多，但所增加的內容卻未必是受訪者的親身見聞，這對學者而言，會造成資料引用上的一大麻煩。

(二) 長期訪談，建立互信

訪談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與受訪者建立互信，對方才會毫無保留地暢所欲言，最好是能進行長期的訪問，藉著多次訪談，使受訪者對主訪者產生信任，訪談內容才能深入。以我訪問比丘尼為例，若只有訪問一次，訪談時間約2–4小時，很難談到什麼深刻的內容。如果是長期的訪談，一個月一次，連續進行十幾次，這樣在長期的訪談互動中，對方產生信任後，什麼事都會願意講，這樣的訪談內容才會深入、豐富。

至於是否要投其所好地發問？我個人經驗是在某些場合及視訪談氛圍，適當地引導問題，恰如其分地發揮，受訪者比較容易放下心防，回答問題，也因此常有意料之外的內容。如果在不對的場合，提出不得體的問題，那麼後續的訪談就很難進行。訪談必須在自然、融洽的情況下進行，參與訪談的人數最好在3–4人之內，例如我在訪問老法師時，現場如果有他認識的弟子在，其訪談內容或說話的方式就有所不同，有些人會因此不敢放鬆自由地談；若不熟的人士在場，有些不便或不願讓人得知的事情，對方會用迂迴的方式來表達。這些訪談技巧，都要看主訪者的敏銳觀察與臨場反應。主訪者在訪問時，一定要專心，我很重視訪問進行的節奏，最好能在安靜不被打擾的環境中進行，因為如果訪問期間忽然一通電話或被外界事物打斷，即可能干擾原本精彩的對話，即便回頭再談，訪談的情緒及節奏不復存在，主訪者往往會為之扼腕。

(三) 整稿、改稿訓練

親自參與整稿的經驗，對有心從事口述訪談的人是很重要的訓練，若沒有經此養成訓練，光憑條列式的問題訪答，是無法掌握訪談作業的節奏及核心問題，因為口述歷史並不是一部錄音設備及一張問卷就可以完成。如何將口語化的內容，不失原意地轉化成一篇可讀的訪談紀錄，需要有豐富的寫作經驗、邏輯清楚的文字工作者去記錄整稿，才能把紊亂的訪談內容，編輯成一篇結構完整、內容詳實的訪談紀錄，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一個好的記錄者，必須經過一段養成過程，而光會寫作，也不一定是好的記錄者，因為口述訪談不是作文。因此，我通常會找相關科系或有合作經驗的學生或友人協助，如周維朋、廖彥博等人。¹⁵

如果受訪者是一位思路分明、條理清楚的學者，對記錄者而言是一項福音，因為只要按照對方的談話內容寫下來即可，頂多稍微調整順序即可，無須進行乾坤大挪移。有些臺灣佛教人物的訪談個案，我會將訪談稿交給法師的幕僚或弟子記錄，因為他們平常接近法師，比外人更能理解法師的說話邏輯，所以整理記錄比較不會發生問題，而且不需太多修改就可交付法師審閱，之後我們進行校對即可。以法鼓山的惠敏法師¹⁶為例，他是一位說話有條不紊的博士，由其弟子負責記錄，所以這段訪談過程非常輕鬆。就我的經驗而言，若是由其他人負責整稿，訪談稿大多會被法師們多次修改，但這種個案是比較少的。其實大規模的訪談，需要有合作默契的工作團隊，較能掌控工作進度。

(四) 訪談環境及人數

選擇一個安靜的訪談環境，對訪談過程及事後整稿都非常重要。安靜的訪談環境，雙方比較不會受到干擾，或被打斷訪談思緒及節奏。記得有一次我在某山上進行訪談，山上其實是很安靜的，但隔壁是一家餐廳，接近中午時開始傳來洗菜、炒菜聲，以及扣、扣的切菜聲、客人喧嘩話語，實在會影響我的思緒，我必須更加全神貫注地仔細聽對方所言，並不時要拉回受訪者被影響、遊走的思緒，一場訪談下來，身心俱疲。而咖啡廳也不是一個好的訪談環境，因為咖啡廳內可能會播放音樂，事後記錄者往往要花上數倍時間去反覆確認內容。

至於訪談人數，若只有主訪者和受訪者兩人，有時也會出現相對無語的尷尬氛圍；若有第三者（如記錄者）在場，比較不會出現這種問題。

(五) 訪談出版後續的法律糾紛

在我的訪談經驗中，並不是所有的訪談個案都是愉快的，我曾接到一位90多歲老和尚的存證信函，事起於我和卓遵宏先生共同訪談這位老和尚，他抗議館方未照其意修改文稿，進而有意自己出版，遂寄存證信函給館方。其實是對方不停的修改，造成館方的困擾，為此卓先生還

15 周維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約聘助理；廖彥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曾就讀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與白先勇合撰有《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一書。

16 惠敏法師（1954-），臺南人，1972年皈依三寶，1975年臺北醫學院藥學系畢業，1979年依止西蓮淨苑智論法師出家，1989年以《「聲聞地」之種姓論與資糧論》取得東京大學碩士（印度哲學）學位，1992年復以《「聲聞地」中『所緣』之研究》取得同校博士（文學）學位，1992年2月-4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者，現任西蓮淨苑住持（1998年6月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主任委員（1998年2月始）、法鼓文理學院校長。參見西蓮淨苑資訊網站：<http://www.seeland.org.tw/09huimin/01main.htm>，下載日期：2015.02.16。

在佛堂上與對方激烈討論，事後即便館方一直配合，但改到最後，對方放棄修改，不願再談。期間，對方還曾為了此事，打電話到我家來找我，但算算對方的年紀，目前應該有一百多歲了，所以我聽一聽就算了。不料，日後對方竟用館方整理的訪談內容出書，讓我們所付出的努力一筆勾銷，這件事對我而言，是一段不堪回憶的訪談經驗。

再者，我曾在訪談紀錄出版後，因內容提及第三者，收過幾次第三者的質問電話或收過黑函。至於如何回應？有些不用處理，有些則說明待日後再版時處理。

（六）運用口述歷史於研究

口述史料確能補充許多文字史料沒有記載的歷史，但訪談資料也不完全正確，而嚴謹的研究是要對人的記憶懷著存疑之心。如果是政治事件，在考證及行文上要特別小心，例如二二八事件人物訪談及白色恐怖相關人物訪談時，必須對口述內容多加考證，或是行文時技巧的寫法如「某某人認為這件事如何……」，把口述資料與檔案資料互相對照，這是必備的考證。

我在進行臺灣佛教人物訪談時，感覺過程很親切，因為從他們口中講述的人、事、地、物、時，可以映證我對戰後臺灣佛教史檔案及資料的研究，所以訪談資料是我的研究史料之一。有時甚至可以從這些訪談中得知某些文字資料所沒有記載的事，例如佛教的黑暗面。但是要如何表達才不會傷到人，個人認為訪談應以不波及第三者為最高原則，但又不能不說，成為諱史，所以下筆前都要小心斟酌。光憑檔案及文字資料是不足以研究戰後臺灣佛教史，臺灣佛教人物訪談確實是占了我研究戰後臺灣佛教人物的史料大部分。再者，佛教人物是專業的宗教師，他們在宗教實踐與修行中，理應超過常人，所以他們的經驗顯得獨特，但這些修行經驗是否全然正確？還是得從佛教經論中去查證。

把口述資料當作史料來運用時，總是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多、不夠好，而且這工作需要很多人一起來做，不能都是一些人在做，因為人會退休，時間是口述歷史最大的敵人，不管是對受訪者或是主訪者而言都是。

五、對國內口述歷史的期盼

（一）國史館

國史館因公務屬性的關係，口述訪談大都是工作任務指派，早期在瞿館長的重視蒐錄口述史料及推動口述歷史下，成為國內從事口述訪談的重要史政單位，館內人員莫不全力以赴，並配合所學、興趣，願意花2-3年進行長期的訪談工作，是國史館推動口述訪談的黃金時期。其後，隨著政黨輪替、工作指派及講究速成績效，2001年8月，不再設立專職的口述歷史組，訪談人物的期限緊縮在一年之內，訪談名單也配合政黨政策，工作任務的執行對象有所不同，如國民黨執政，口述訪談對象就會以國民黨黨政相關人物為主；民進黨上臺，訪談人選及屬性就有所調整。雖說訪談歷史人物須全面化，但這樣的政策變化並不利於須長期經營、深入訪談的口述歷史工作。如果館方的口述訪談作業可以配合館內人員的研究所學，或許同仁們比較會有興趣去做口訪。

反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或臺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可以配合其研究主題進行口述訪談，由院方提供人力整稿及出版資源，如游鑑明女士的婦女史及陳儀深先生的政治案件研究，

讓研究者可以悠遊於婦女史及政治史的訪談世界，實令人羨慕。

國史館屬於公務機關，其預算經費必須經立法院同意，所以不得不謹慎地處理每個訪談內容，為了能順利出版，甚至要先自我設限，及自我審查訪談內容，在不得罪立委們的前提下，使得同仁只好持著「若要說謊，寧願不說」的態度處理送審的出版品內容。同仁不再有熱誠去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口述訪談工作。至此，我只能說國史館口述訪談的美好時代已經過去了。

(二)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1. 落實口述歷史在地化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是一個民間團體，近年來一直努力推動國內口述歷史的風氣，並時常舉辦口述歷史研習營，不過大都集中在北部，中、南部較少，所以日後要加強中南部，甚至是東部，並且與當地開設口述課程的大專院校或有口訪經驗的學者合作，培訓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讓他們學習正確的觀念及作法，做為種子人員，先把在地口述風氣撐起來。所幸，今年(2015)4月、6月學會將先後在嘉義、花蓮等地舉行研習營，可以請李明仁、陳進金等理監事協助。

2. 培育種子會員

我曾和許雪姬理事長談過，如果能在一個梯次30名的研習營學員中，培育出5-6名的種子會員，讓這些人一手包辦草擬訪談名單、記錄整稿等流程，再將這些技術帶回到學校、地方，教導如何做口述歷史，那麼學會就能達成設立的宗旨及任務，即結合國內外相關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及學術團體機構，促進有關口述歷史之製作、應用與研究。所以像2014年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合辦的三天兩夜的工作坊絕不能曇花一現，¹⁷一定要持續，並從中找到可用的人才。

如同前面所說，在國史館從事口述訪談工作的同仁，基本上都受過史學方法的訓練，所以知道如何去做訪談。但對外界有心從事口述歷史的工作者，可能要先從學習觀念，再實地訪問、整稿記錄做起，學會對於此項指導工作，應是責無旁貸地要扛起。

3. 大眾史學

目前臺灣各界愈來愈重視口述歷史的工作，如文化部、縣市文化局、宗教人士及地方文史工作人員等，如香光尼眾佛學院就曾找過我、卓遵宏先生至他們在臺中、高雄等地舉辦的口述研習營教授口述歷史等相關課程，以便訓練人才，日後可以從事社區關懷或訪問寺院人士。再者像文化部日前推動「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計畫，規劃建置一個記憶分享網絡，將故事記錄下來，匯集為國民記憶資料庫，並透過網站分享給社會大眾。

其實口述歷史是一門實用的歷史，它是一門大眾史學，因為它可以用來記錄每個人自己的家族、社團、地方的歷史，大家都可寫史，唯有透過親自實作，才能領略口述歷史的價值與特色。

17 2014年9月19-21日及9月25-27日，臺灣口述歷史學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在中研院臺史所八樓，合辦兩梯次各三天兩夜的臺灣白色恐怖專題口述歷史工作坊，採分成四組人員集中訓練，期間聽講教授口述歷史理論課程、實作訪談，及分組記錄整稿及四組導師講評訪稿等密集的上課模式，訓練來自北中南各地的文史工作者、相關科系的學生及地方文化局人員等學員。

侯坤宏先生歷年訪談成果

一、專書

1. 侯坤宏(與劉鳳翰、何思謎合訪), 1993,《姚恆修先生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2.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3,《臺灣佛教一甲子: 吳老擇先生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3.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6,《成一法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2007, 二版)。
4. 侯坤宏(與卓遵宏、關正宗合訪), 2006,《臺灣經懺佛事縱橫談: 源靈法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2009, 國史館、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二版)。
5. 侯坤宏, 2007,《杏壇衲履: 恆清法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6. 侯坤宏(與卓遵宏、賴淑卿、高明芳合訪), 2007,《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一)》, 臺北: 國史館。
7.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7,《人間比丘之路: 宏印法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8. 侯坤宏(與卓遵宏、會忍法師合訪), 2008,《菩提老和尚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9.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8,《如悟法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10.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9,《圓香居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11.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9,《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12. 侯坤宏(與卓遵宏、關正宗合訪), 2009,《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 傳道法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13. 侯坤宏(與卓遵宏、關正宗合訪), 2011,《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二)》, 臺北: 國史館。
14.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13,《樂崇輝居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15.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13,《浮塵掠影: 李志夫先生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16. 侯坤宏(與法藏法師、卓遵宏、林桶法合訪), 2013,《道海老和尚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17. 侯坤宏(與江燦騰、卓遵宏、郭麗娟合訪), 2014,《我與中華佛寺協會—林蓉芝居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18.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14,《六十感恩紀: 惠敏法師訪談錄》, 臺北: 國史館。

二、期刊

1. 侯坤宏(與張炎憲、劉峯松、林靜怡合訪), 2001,〈大臺中地區二二八事件口述訪錄——貳. 彰化縣市——黃有福、高玉詩、趙振鵬〉,《國史館館刊》復刊30期, 頁28-31。
2. 侯坤宏(與高明芳合訪), 2003,〈士林報恩寺普瑛法師訪談錄〉,《國史館館刊》復刊34期, 頁211-219。
3. 侯坤宏, 2004,〈臺灣佛教人物口述訪問的觀察與省思〉,《國史館館刊》復刊36期, 頁215-229。
4. 侯坤宏(與高明芳合訪), 2004,〈屏東市東山寺天機法師訪談錄〉,《國史館館刊》復刊36期, 頁230-247。
5. 侯坤宏(與高明芳合訪), 2005,〈豐原慈龍寺常露法師訪談錄〉,《國史館館刊》復刊38期, 頁216-231。
6. 侯坤宏(與高明芳合訪), 2005,〈智海老和尚訪談紀錄〉,《國史館館刊》復刊39期, 頁234-256。
7. 侯坤宏(與高明芳、賴淑卿合訪), 2006,〈白雲禪師訪談紀錄(一)〉,《國史館館刊》復刊40期, 頁245-271。
8. 侯坤宏(與高明芳、賴淑卿合訪), 2006,〈白雲禪師訪談紀錄(二)〉,《國史館館刊》復刊41期, 頁221-253。
9.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8,〈杜正民居士訪談紀錄(一)〉,《國史館館訊》第1期, 頁172-197。
10.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8,〈杜正民居士訪談紀錄(二)〉,《國史館館訊》第2期, 頁180-205。
11. 侯坤宏(與卓遵宏合訪), 2009,〈朱斐居士訪談錄(一)〉,《國史館館訊》第2期, 頁128-167。

12. 侯坤宏 (與卓遵宏合訪), 2009, 〈朱斐居士訪談錄(二)〉,《國史館館訊》第3期,頁149-181。
13. 侯坤宏, 2011, 〈2009年臺灣口述歷史成果評介〉,《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2期,頁2-13。
14. 侯坤宏, 2012, 〈2010年臺灣口述歷史成果評介〉,《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3期,頁2-20。
15. 侯坤宏, 2013, 〈臺灣口述歷史的現況、回顧與展望〉,《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4期,頁2-7。
16. 侯坤宏, 2013, 〈臺灣口述歷史之特色及其面臨的問題〉,《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頁45-58。
17. 侯坤宏 (與陳儀深合著), 2014, 〈口述歷史與質性研究——兼論及新聞採訪、田野調查〉,《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頁125-140。
18. 侯坤宏, 2014, 〈臺灣佛教人物口訪經驗談〉,《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頁313-322。
19. 侯坤宏, 2014, 〈臺灣口述歷史的現況、回顧與展望〉,《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頁437-450。
20. 侯坤宏, 2014, 〈高白蘭、邱致明夫婦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冊,頁53-74。
21. 侯坤宏, 2014, 〈郎亞玲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冊,頁453-486。
22. 侯坤宏 (與林建廷合訪), 2014, 〈李瑛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冊,頁41-60。
23. 侯坤宏, 2014, 〈陳惠珠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冊,頁117-136。
24. 侯坤宏 (與林建廷合訪), 2014, 〈朱益妹女士、梁英妹女士、梁甘妹女士、梁美榮女士、梁維郎女士、梁維斗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冊,頁137-180。
25. 侯坤宏, 2014, 〈徐阿蘭、溫世動母子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冊,頁181-210。
26. 侯坤宏, 2014, 〈梁百煜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冊,頁211-228。
27. 侯坤宏, 2014, 〈謝嬌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冊,頁339-360。
28. 侯坤宏, 2015, 〈江瑋妹、江兆雄姊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冊,頁387-402。
29. 侯坤宏, 2015, 〈申阿勇先生、申日妹女士、申章煥先生、申錫妹女士、申章鎮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冊,頁403-418。